

名著名译丛书



老人与海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美〕海明威／著

陈良廷 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老人与海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美〕海明威／著
陈良廷 等／译

名著名译
丛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Ernest Hemingway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根据 Heritage Publishers 2007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人与海/(美)海明威著;陈良廷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著名译丛书)

ISBN 978-7-02-010419-2

I. ①老… II. ①海…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2593 号

责任编辑 马爱农

装帧设计 刘 静 陶 雷

责任印制 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13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90 毫米 1/32

印 张 11.25 插页 3

印 数 1—2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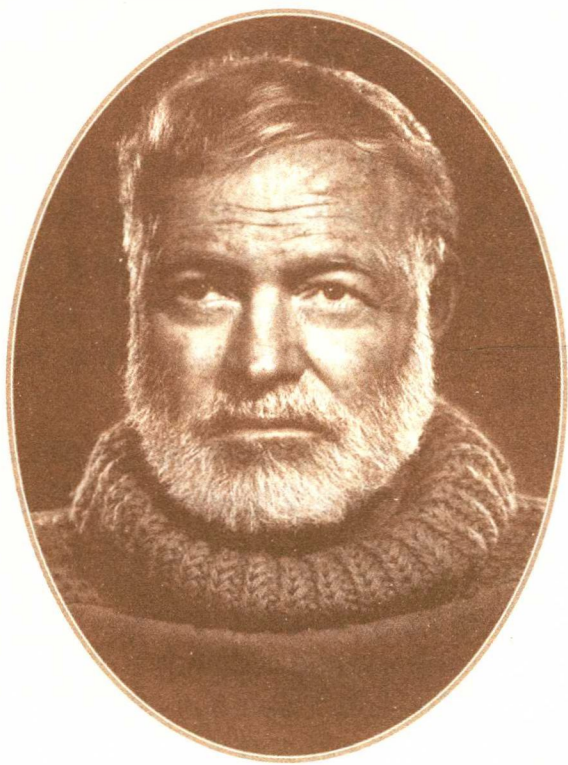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419-2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欧内斯特·海明威

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

美国作家和记者，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是美国“迷惘的一代”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永别了武器》《太阳照常升起》《丧钟为谁而鸣》等。

《老人与海》是海明威最著名的作品。它讲述一位年老的古巴渔夫与一条巨大的马林鱼在离岸很远的湾流中搏斗的故事。这篇小说相继获得 1953 年美国普利策奖和 1954 年诺贝尔文学奖。

译者

陈良廷(1929—)，笔名梁定，广东潮阳人。1951 年起从事文学翻译工作，译作有长篇小说《都会一角》《人质》《十字军》《公民汤姆·潘恩》《教父》《乱世佳人》《傻子出国记》《儿子与情人》等。

李育超(1974—)，河北邢台人，北京大学英语系硕士毕业。主要译著包括《曲终人散》《兰姆散文》《老人与海》《海明威中短篇小说》《山核桃大街谋杀案》《幻世浮生》《我的栖身之所，我的人生目的》《天国一方》等。

本书其他译者皆为著名英语文学翻译家。

出版说明

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社之初即致力于外国文学名著出版,延请国内一流学者研究论证选题,翻译更是优选专长译者担纲,先后出版了“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名著名译插图本”等大型丛书和外国著名作家的文集、选集等,这些作品得到了几代读者的喜爱。

为满足读者的阅读与收藏需求,我们优中选精,推出精装本“名著名译丛书”,收入脍炙人口的外国文学杰作。丰子恺、朱生豪、冰心、杨绛等翻译家优美传神的译文,更为这些不朽之作增添了色彩。多数作品配有精美原版插图。希望这套书能成为中国家庭的必备藏书。

为方便广大读者,出版社还为本丛书精心录制了朗读版。本丛书将分辑陆续出版,先期推出六十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年1月

前言

出生于世纪交替之际的海明威，成长在美国中西部保守的基督教中产家庭中，自幼受母亲古典音乐的熏陶，同时又有父亲热爱自然的感染，有丰富的博物知识，是个颇有天赋的钓鱼、打猎的高手；他酷爱阅读，擅长运动，独立而富有冒险精神。

海明威拒绝父母让他读大学的建议，高中毕业后当了记者，年仅十八岁便奔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在意大利当救护兵，之后不久身负重伤，这次大难不死，使他终生拥有一种非凡的优越感——勇者不死，仿佛死神都会躲着他一般。十九岁返乡时，他已经是位退役的“老兵”，胸前佩戴着一枚意大利银质勇敢勋章，并经历了初恋失败的洗礼。酷爱写作的海明威很快结识了芝加哥一带的文学前辈。二十二岁结婚，婚后以巴黎为大本营，开始游历欧洲。当时的巴黎几乎汇聚了整个西方的艺术拓荒者与淘金者，电影《午夜巴黎》^①就有最好的奇幻演绎，它让二十世纪初震撼历史的诗人、作家、画家、音乐家、斗牛士、评论家与收藏家均粉墨登场，其中英俊潇洒的海明威谈吐自如，敏锐犀利，浪漫冷峻。

三十而立之年，海明威已经是两个儿子的父亲，与财力富强的第二任妻子衣锦还乡，定居于佛罗里达州的西礁，这时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与哲学，奠定了自己在美国文坛的地位。他的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体现了他的文学精髓，后者还获得了商业成功。至此，海明威已经阅读了大量的世界文学作品，有意识地不断探索与开辟写作的新风格，养成了运动员一般刻苦自律的写作习惯，极其认真的

① 《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是才华横溢的伍迪·艾伦(Woody Allen, 1935—)于2011年自编自导的奇幻喜剧，艾伦十分擅长以荒诞滑稽的通俗方式，演绎深奥的哲学、复杂的人物情感与心理，以及错综的历史。

文学创作态度。他掌握了法语、西班牙语,可以熟练地运用意大利语与德语,几乎结识了二十世纪初西方文学界、艺术界的所有重要人物。作为记者,他采访过当时各国政要首领,报道过重大国际事件。如此丰富的自我教育,非任何常规教育机构能够提供,就像俄国作家高尔基一样,他已经毕业于社会大学,又如西行得经的孙悟空,他饱餐了受益终生的《移动的圣宴》^①。

海明威这个生而逢时的弄潮儿,不但本身具备了文学先锋的修养与条件,又正好赶上了文学艺术的繁荣时期;二十世纪是美国真正崛起的世纪,海明威创作活跃的年代,恰是严肃文学阅读的黄金时代。他不负历史使命,以开辟新疆域的勇气,简洁有力的文字风格,留有想象余地的叙述方式,新颖独特的视角切点,富有张力的情感与哲理结构,不怕遭受众亲叛离、做孤家寡人的诚实,先锋性地定义了美国现代文学,体现了美国人文个性,巩固了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海明威的文学成就,无需通过世俗的获奖纪录来反映,历史证明他的作品与影响已经永垂青史。在数字出版与多媒体的今天,文学内容、读者群、出版与阅读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扫帚满天飞的《哈利·波特》现象,还是笼罩全球的《五十道阴影》怪圈,无论是论销量,还是评文学价值,任凭风云变幻,书店的货架上,从来没有间断过海明威的作品。世界各地的教科书依然选用他的作品。他仍然是学术界研究最多的二十世纪文学家之一。

海明威的个人生活极富传奇色彩,生前的曝光率不亚于好莱坞的电影明星,死后的影响力也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任何作家。海明威将古巴作为第二故乡,一住便是二十年,他去世后的五十多年,也是美国与古巴对抗的半个世纪,唯有他一直发挥着亲善大使的作用。他的作品

① 海明威在虚构性回忆录《移动的圣宴》(*A Moveable Feast*)中写道:“假如你年轻时足够幸运地在巴黎生活过,那么无论你将来到哪里,这个经历都将伴随你的一生,因为巴黎是移动的圣宴。”*Moveable Feast*是基督教年历中非固定日的圣日,比如定于每年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的复活节;海明威将它比喻为丰富而神圣的精神食粮与财富;feast在宗教意义上与fast(斋戒)互换,因此,我将它翻译成“圣宴”。

有无形的人文影响,《太阳照常升起》将西班牙的跑牛节扬名世界;《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将这座赤道上的雪山放入全世界的视野中;他对狩猎的嗜好加快了各界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思考与步伐。他曾经写过、逗留过,以及居住过的地方,从西班牙马德里的宝亭餐厅,到意大利威尼斯的哈利酒吧;从法国的莎士比亚书屋、佛罗里达州西礁的故居,到古巴哈瓦那的瞭望农庄,都成为来自世界各地学者与游人经久不衰的热门目的地。

在海明威经心与不经心展示的刚硬外表下,隐藏着一个敏感、羞怯、脆弱、慷慨而富有书生气的复杂灵魂。他为艺术大打出手,铤而走险,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将自己推上绝路时,他的艺术赋予了他永恒的生命。他生前拒绝写自传,也拒绝他人为他写传记,他在遗嘱中特意指出要焚烧掉所有的信件,但没有人敢执行这条遗嘱,这一方面是对他个人的背叛,另一方面也是对他的敬畏,因为海明威已经成为一个现代神话。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藏本,甄选独具匠心,荟萃精华,其中包括海明威在文学、商业、学术各方面均获成功的巅峰之作《老人与海》。《老人与海》创作于一九五二年,已经问世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相继获得了一九五三年美国普利策奖和一九五四年诺贝尔奖。这部仅百余页的中篇小说,向读者诠释了生命的高贵与尊严、人类坚不可摧的精神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他最早创作的短篇小说《在密歇根北部》,当年因内容牵涉到有争议的强奸概念而被主流体系压制。《白象似的群山》讲述一个有关堕胎的故事,却不见“堕胎”二字,是典型的海明威风格,简洁的文字和精心设计的省略,逼迫读者发挥更多的想象与思考。《印第安人营地》将生命的到来写得很暴力,将自杀(基督教禁区)写得冷峻而震撼,这两件事在一个小窝棚里的上下铺上同时发生,看在生命历程完全不同的父子眼里,时间是半夜到凌晨,文字简练,戏剧功底高深,极富张力。《一个很短的小故事》体现的是一种悲观的人生哲学:美好的经历,比如初恋,竟然会被其中的一方摇身一变,给它贴上儿戏的标签。最后,性与爱变得毫不相干,或者说爱根本就不存在了,而性只是传播性病的方式罢了。性的场所——汽车——象征着现代社会时空的异

化。海明威只写过一个剧本《第五纵队》，而《今天是星期五》则是唯一的一部微型剧。军人谈宗教，犹太人卖酒，不是每个人都读得懂他的故事。《平庸的故事》是海明威生前发表的作品中最不为人理解的一篇小说，采用了意识流与对比的手法。《一个干净、光亮的地方》中的人物均无名无姓，是存在主义的典型代表作，表现人在面对衰老与孤独时，对尊严的追求，以及对现实的无奈与逃避，海明威写作的高明就在于他不用“凄凉、空虚、痛苦、绝望”等字眼，就能让读者强烈地体验到他要表达的情感。《一次简单的询问》与《翻江倒海》等多部作品，都涉及到同性恋与变性这样的禁果，对特殊性取向人群的尊重，是人类最基本的尊重之一，他不怕闯禁区，创作理念前卫，并不是马上就得到理解的。《向瑞士致敬》中的三篇故事摆放在一起，好似三联画，既有对称、重复、韵律，又有悬念、矛盾、张力，读起来似乎都是海明威的小自传，说明了人的复杂性与孤独空虚。《好狮子》与《忠贞的公牛》是海明威仅有的寓言故事，前者探讨的是不同文明（或者说野蛮）之间的相互看法与影响，后者说的是人们要为自己的本性付出代价，好德性与坏德性之间只有一线之细微差别。《一个非洲故事》说的是信赖与背叛，英雄与反英雄，尊严与失尊严，不仅是年轻人成长的故事，也是人类成长的故事，人必须重新审视自己赖以生存的手段与过程。《一个世上的男人》里面的人生哲学，也是海明威的人生哲学：士可杀，不可辱，一种与“好死不如赖活着”正好相反的理念；在俗世上，人也能有幽默，也能活得洒脱，人生的路其实也不少。《我想凡事都会勾起你的一些回忆》，这篇标题很长的小说在海明威生前未发表，海明威写过许多父与子的事，大多是年轻人成长的故事，而这篇故事说的是他与三儿子复杂的父子关系，三儿子自幼偏执穿女性衣服，晚年做了变性手术，儿子痛苦的探索与迷惘，父亲难掩的迷惑与失望，是一种相互映照、难以言说的复杂关系。

许多研究者认为，海明威的文学精华体现在他的中短篇小说中，其最显著的写作特色是简洁与反传统阅读习惯的张力，最大的贡献是敢于披荆斩棘地开路。说海明威是文学“奇葩”很俗套，但无论从任何角度上讲，他都是最深入千家万户的经典作家之一。这部藏本，好似移动

的圣宴,读者会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共鸣,得到丰富的享受与充实的收获。

于晓红

峡谷镇,加拿大

二〇一三年三月初

目 录

老人与海	001
弗朗西斯·麦考博稍纵即逝的幸福生活	061
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	094
雨中的猫	120
白象似的群山	124
越野滑雪	130
一天的等待	136
在密歇根北部	140
祖国对你说什么？	145
印第安人营地	155
美国太太的金丝雀	160
追车比赛	165
一个很短的小故事	170
今天是星期五	172
平庸的故事	176
我躺下	180
暴风劫	188
一个干净、光亮的地方	193
一次简单的询问	198
翻江倒海	201
向瑞士致敬	206
好狮子	221
忠贞的公牛	224

得了条明眼狗	227
人情世故	234
度夏的人们	239
世上的光	250
先生们,祝你们快乐	258
大转变	263
你们决不会这样	268
一个同性恋者的母亲	281
一篇有关死者的博物学论著	285
两代父子	293
三下枪声	305
印第安人搬走了	308
过密西西比河	310
登陆前夕	312
新婚之日	318
一个非洲故事	320
一个世上的男人	332
我想凡事都会勾起你的一些回忆	338

老人与海

他是个老人，独自驾一条小船在湾流^①中捕鱼，这回连续出海八十四天，一无所获。头四十天，有个男孩跟着他。不过，一连四十天都没捕到鱼，男孩的父母就对孩子说，这老头如今晦气到家了，真是倒霉透顶，于是，男孩照他们的吩咐上了另一条船，头一个星期就捕到了三条很棒的鱼。男孩见老人天天空船而归，心里很难受，他总是走下岸去，帮老人拿卷起来的钓线，或是鱼钩、鱼叉，还有缠在桅杆上的船帆。那船帆用面粉袋打了几个补丁，收拢起来真像是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

老人瘦骨嶙峋，颈背上刻着深深的皱纹。他的两颊有着褐色的斑块，是阳光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射造成的良性皮肤病变。褐斑从上到下布满面颊的两侧，他的双手由于常用钓线拖拽大鱼，勒出了很深的疤痕。可是，这些伤疤没有一处是新的，和没有鱼的沙漠里风雨侵蚀留下的痕迹一样古老。

他浑身上下都显得很苍老，只有那双眼睛，和大海是一样的颜色，看上去生气勃勃，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圣地亚哥。”他们俩从小船停泊的地方爬上岸时，男孩对他说，“我又能跟着你了。我们家挣到了一点儿钱。”

老人教会了这男孩捕鱼，男孩很敬重他。

“算了，”老人说，“你遇上了一条走运的船，还是待下去吧。”

“不过，你总该记得，有一回你一连八十七天都没捕到鱼，后来连续三个星期，我们每天都捕到了大鱼。”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吃不准才离开我的。”

① 这里指墨西哥湾暖流，是大西洋上重要的洋流。起源于墨西哥湾，经过佛罗里达海峡，沿着美国的东部海域和加拿大纽芬兰省向北，最后跨越北大西洋通往北海。

“是爸爸让我走的。我是孩子，总得听他的。”

“我明白，”老人说，“这很在理。”

“他不大有信心。”

“是啊，”老人说，“可是我们有，对吧？”

“对，”男孩说，“我请你去露台饭店喝杯啤酒，然后咱们把这些东西带回家。”

“那敢情好，”老人说，“都是打鱼的嘛。”

他们坐在露台上，不少渔夫拿老人开玩笑，老人并不气恼。还有些上了年纪的渔夫望着他，为他感到难过，但他们并没有表露出来，只是说些客套话，谈谈海流，说说钓线入水的深度，接连的好天气，以及各自的见闻。当天有收获的渔夫都已经回来了，他们把大马林鱼剖开，整个儿横排在两块木板上，两人各抬着木板的一头，踉踉跄跄地一路走去送到收鱼站，在那儿等着冷藏车把鱼运往哈瓦那的市场。捕到鲨鱼的已经把鱼运到了海湾另一头的鲨鱼加工厂，吊在滑轮上，除去肝脏，割下鱼鳍，剥掉外皮，把鱼肉切成一条条的准备腌起来。

一刮东风，就会有一股腥味从鲨鱼加工厂飘过海港，吹送到这里来；不过，今天只有淡淡的一丝，因为风转为朝北吹，后来又渐渐停了，露台上阳光煦暖，令人感到惬意。

“圣地亚哥。”男孩唤了一声。

“哦。”老人应道。他正握着酒杯，回想好多年前的事儿。

“要不要我去弄些沙丁鱼来，给你明天用？”

“不用了。打棒球去吧。我还能划得了船，罗赫可以帮忙撒网。”

“我想去。就算不能跟你一块儿捕鱼，我也想帮点儿忙。”

“你请我喝了杯啤酒，”老人说，“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

“你头一回带我上船，我有几岁？”

“五岁，那天你差点儿就没命了。我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拖到船上，它险些把船撞个粉碎。你记得吗？”

“我记得鱼尾巴一个劲儿地拼命拍打，坐板都被撞断了，还有用棍子打鱼的声音。我记得你猛地把我把推到船头，那儿搁着一卷一卷的钓线，湿淋淋的，我感到整条船都在颤抖，还听见你在用棍子打鱼，那声音

就跟砍树一样。我觉得浑身上下都有一股甜丝丝的血腥味儿。”

“你是真记得那回事儿，还是听我说的？”

“打咱们头一次一块儿出海那时候起，什么事儿我都记得。”

老人用他那双被阳光灼刺过的眼睛打量着他，目光坚定而又充满慈爱。

“如果你是我的孩子，我就会带你去碰碰运气，”他说，“可你是你爸妈的孩子，而且你还搭上了一条走运的船。”

“我去弄些沙丁鱼来吧？我还知道上哪儿能搞来四个鱼饵。”

“我今天还有剩下的。腌在盒子里了。”

“我给你弄四个新鲜的吧。”

“一个吧。”老人说。他的希望和信心一刻也不曾丧失，此时在微风的吹拂下又鲜活地涌动起来。

“两个。”男孩说。

“那就两个吧，”老人同意了，“不会是偷来的吧。”

“我倒想去偷，”男孩说，“不过，这是我买来的。”

“谢谢你。”老人说。他的心思很简单，压根儿不去想自己从什么时候起变得如此谦卑。他知道自己变得谦卑起来，而且知道这并不丢脸，也无损于真正的自我尊严。

“看这海流，明天会是个好天气。”他说。

“你要去哪儿？”男孩问。

“到好远的地方，等到风向转了再回来。我打算不等天亮就出海。”

“我想办法让船主到远处打鱼，”男孩说，“这样，要是你捕到了一个很大的家伙，我们可以赶去帮忙。”

“他可不愿意在太远的地方捕鱼。”

“是啊，”男孩说，“不过，我会看见一些他看不到的东西，比方说一只正在捕鱼的鸟儿，这样我就能让他去追踪鲱鳅。”

“他的眼睛有那么糟吗？”

“差不多全瞎了。”

“这可怪了，”老人说，“他从来没捕过海龟，那才毁眼睛呢。”

“可你在莫斯基托海岸捕了好多年海龟，眼睛照样好好的。”

“我是个不一般的老头儿。”

“你还有力气对付一条非常大的鱼吗？”

“我想还有。再说我还有不少窍门儿呢。”

“咱们把这些东西带回去吧。”男孩说，“这样我就可以拿渔网去捕沙丁鱼了。”

他们从船上拿下捕鱼的家什。老人肩上扛着桅杆，男孩提着木盒，里面装着一卷卷编织得很紧密的褐色钓线，还有手钩和带柄的鱼叉。盛鱼饵的盒子放在船尾，边上有根木棍，用来制服被拖到船边的大鱼。没人会偷老人这些家什。不过，船帆和沉甸甸的钓线最好还是拿回家，露水对它们可不大好。尽管老人深信当地人不会来偷，可还是觉得，把手钩和鱼叉留在船上，让人产生非分之想，大可不必。

两人顺着大路来到老人的棚屋前，从敞开的门走进去。老人把裹着船帆的桅杆靠在墙上，男孩把盒子和其他用具搁在旁边。那桅杆跟这个单间的棚屋差不多一样长。棚屋是用王棕的坚韧苞壳盖成的，当地人称之为棕榈^①。棚屋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泥地上还有一块地方可以用木炭烧火做饭。棕褐色的墙面是用纤维结实的棕榈叶子压扁、层叠而成，上面有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还有一幅《科伯圣母图》，都是他妻子的遗物。原先，墙上还挂着一幅他妻子的着色照片，因为一瞧见那照片就让他感到孤单，他就取下来，放在屋角的搁板上自己那件干净的衬衫底下。

“有什么吃的？”男孩问。

“一锅黄米饭和鱼。你想吃点儿吗？”

“不了，我回家去吃。要我帮忙生火吗？”

“不用。等会儿我自己来。也许就吃冷饭了。”

“我把渔网拿走好吗？”

“当然喽。”

其实根本没有渔网，男孩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渔网给卖掉的。

① 王棕是加勒比海一带特产的特大棕榈树，在古巴称作 guano（西班牙语）。